

## 第三回

##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

且说当下开馆，节文已毕，宁老先生入了师位，包公呈上《大学》。老师点了句断，教道：“大学之道。”包公便说：“在明明德。”老师道：“我说的是‘大学之道’。”包公说：“是。难道下句不是‘在明明德’么？”老师道：“再说。”包公便道：“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老师闻听，甚为诧异，叫他往下念，依然丝毫不错；然仍不大信，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，或是听人家念，学就了了的，尚不在怀。谁知到后来，无论甚么书籍俱是如此，教上句便会下句，有如温熟书的一般，真是把个老先生喜的乐不可支，自言道：“天下聪明子弟甚多，未有不教而成者，真是生就的神童、天下奇才，将来不可限量。哈哈！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，今在此子身上成名。这正是孟子有云：‘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。’”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“拯”字，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；起字“文正”，取其意“文”与“正”，岂不是“政”字么？言其将来理国政，必为治世良臣之意。

不觉光阴荏苒，早过了五个年头，包公已长成十四岁，学得满腹经纶，诗文之佳自不必说。先生每每催促递名送考，怎奈那包员外是个勤俭之人，恐怕赴考有许多花费。从中大爷包山不时在员外跟前说道：“叫三黑赴考，若得进一步也是好的。”无奈员外不允。大爷只好向先生说：“三弟年纪太小，恐怕误事，临期反为不美。”于是又过了几年，包公已长成十六岁了。

这年又逢小考。先生实在忍耐不住，急向大爷包山说道：“此次你们不送考，我可要替你们送了。”大爷闻听，急又向员外跟前禀说道：“这不过先生要显弄他的本领，莫若叫三黑去这一次。若是不中，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。”大爷说的员外一时心活，就便允了。大爷见员外已应允许考，心中大喜，急来告知先生。先生当时写了名字报送。即到考期，一切全是大爷张罗。员外毫不介意，大爷却是殷殷盼望。

到了揭晓之期，天尚未亮，只听得一阵喧哗，老员外以为必是本县差

役前来,不是派差,就是拿车。正在犹疑之际,只见院公进来报喜,道:“三公子中了生员了!”员外闻听,倒抽了一口气,说道:“罢了,罢了。我上了先生的当了。这也是家运使然,活该是冤孽,再也躲不开的。”因此一烦,自己藏于密室,连亲友前来贺他也不见,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谢一声。多亏了大爷一切周旋,方将此事完结。

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:“我自从到此课读也有好几年了,从没见过本家老员外。如今教的他儿子中了秀才,何以仍不见面?连个谢字也不道,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,实实令人纳闷了。又可气,又可恼!”每每见了包山,说了好些嗔怪的言语。包山连忙陪罪,说道:“家父事务冗繁,必要定日相请,恳求先生宽恕。”宁公是个道学之人,听了此言,也就无可说了。亏得大爷暗暗求告太爷,求至再三,员外方才应允,定了日子,下了请帖,设席与先生酬谢。

是日,请先生到待客厅中,员外迎接,见面不过一揖,让至屋内,分宾主坐下。坐了多时,员外并无致谢之辞。然后摆上酒筵,将先生让至上座,员外在主位相陪。酒至三巡,菜上五味,只见员外愁容满面,举止失措,连酒他也不吃。先生见此光景,。忍耐不住,只得说道:“我学生在贵府打搅了六七年,虽有微劳开导指示,也是令郎天分聪明,所以方能进一步。”员外闻听,呆了半晌,方才说道:“好。”先生又说道:“若论令郎刻下学问,慢说是秀才,就是举人、进士,也是绰绰有余的了,将来不可限量。这也是尊府上德行。”员外听说至此,不觉双眉紧蹙,发恨道:“甚么德行!不过家门不幸,生此败家子。将来但能保得住不家败人亡,就是造化了。”先生闻听,不觉诧异,道:“贤东何出此言?世上那有不望儿孙中会作官之理呢?此话说来,真真令人不解。”

员外无奈,只得将生包公之时所作噩梦,说了一遍,“如今提起,还是胆寒。”宁公原是饱学之人,听见此梦之形景,似乎奎星;又见包公举止端方,更兼聪明过人,就知是有来历的,将来必是大贵,暗暗点头。员外又说道:“以后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儿,就是十年束脩断不敢少的,请放心!”一句话将个正直宁公说得面红过耳,不悦道:“如此说来,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?”员外连声道:“不考了!不考了!”先生不觉勃然大怒,道:“当初你的儿子叫我教,原是由得你的;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,却是由得我的。以后

不要你管，我自主张罢了。”怒冲冲不等席完，竟自去了。

你道宁公为何如此说？他因员外是个愚鲁之人，若是谏劝，他决不听，而且自己徒弟又得保必作脸。莫若自己拢来，一则不至误了包公，二则也免包山跟着为难。这也是他读书人一片苦心。因至乡试年头，全是宁公作主，与包山一同商议，硬叫包公赴试，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。到了挂榜之期，谁知又高高的中了乡魁。包山不胜欢喜，惟有员外愁个不了，仍是藏着不肯见人。大爷备办筵席，请了先生坐了上席，所有贺喜的乡亲两边相陪，大家热闹了一天。诸事已毕，便商议叫包公上京会试，禀明员外。员外到了此时，也就没的说了，只是不准多带跟人，惟恐耗费了盘川，就带伴童包兴一人。

包公起身之时，拜别了父母，又辞了兄嫂。包山暗与了盘川。包公又到书房参见了先生。先生嘱咐了多少言语，又将自己的几两脩金送给了包公。包兴备上马，大爷包山送至十里长亭。兄弟留恋多时，方才分手。

包公认镫乘骑，带了包兴，竟奔京师。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。一日，到了座镇店，主仆两个找了一个饭店。包兴将马接过来，交与店小喂好。找了一个座儿，包公坐在正面，包兴打横。虽系主仆，只因出外，又无外人，爷儿两个就在一处吃了。堂官过来安放杯筷，放下小菜。包公随便要一角酒、两样菜。包兴斟上酒，包公刚才要饮，只见对面桌上来了一个道人，坐下要了一角酒，且自出神，拿起壶来不向杯中斟，花喇喇倒了一桌子。见他嘻声叹气，似有心事的一般。包公正在纳闷，又见从外进来一人，武生打扮，叠暴着英雄精神，面带着侠气。道人见了，连忙站起，只称：“恩公请坐。”那人也不坐下，从怀中掏出一锭大银，递给道人，道：“将此银暂且拿去，等晚间再见。”那道人接过银子，爬在地下，磕了一个头，出店去了。

包公见此人年纪约有二十上下，气宇轩昂，令人可爱，因此立起身来，执手当胸，道：“尊兄请了。能不弃嫌，何不请过来彼此一叙？”那人闻听，将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笑容满面，道：“既承错爱，敢不奉命。”包兴连忙站起，添分杯筷，又要了一角酒、二碟菜，满满斟上一杯。包兴便在一旁侍立，不敢坐了。包公与那人分宾主坐了，便问：“尊兄贵姓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弟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包公也通了名姓。二人一文一武，言语投机，不

觉饮了数角。展昭便道：“小弟现有些小事情，不能奉陪尊兄，改日再会。”说罢，会了钱钞。包公也不谦让。包兴暗道：“我们三爷嘴上抹石灰。”那人竟自作别去了。包公也料不出他是甚么人。

吃饭已毕，主仆乘马登程。因店内耽误了工夫，天色看看已晚，不知路径。忽见牧子归来，包兴便向前问道：“牧童哥，这是甚么地方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镇，是个大去处。如今你们走差了路了。此是正西，若要绕回去，还有不足三十里之遥呢。”包兴见天色已晚，便问道：“前面可有宿处么？”牧童道：“前面叫做沙屯儿，并无店口，只好找个人家歇了罢。”说罢，赶着牛羊去了。

包兴回复包公，竟奔沙屯儿而来。走了多时，见道傍有座庙宇，匾上大书“敕建护国金龙寺”。包公道：“与其在人家借宿，不若在此庙住宿一夕。明日布施些香资，岂不方便？”包兴便下马，用鞭子前去扣门。里面出来了一个僧人，问明来历，便请进了山门。包兴将马拴好，喂在槽上。和尚让至云堂小院，三间净室，叙礼归座，献罢茶汤。和尚问了包公家乡姓氏，知是上京的举子。包公问道：“和尚上下？”回说：“僧人法名叫法本，还有师弟法明。此庙就是我二人住持。”说罢，告辞出去。

一会儿，小和尚摆上斋来，不过是素菜素饭。主仆二人用毕，天已将晚，包公即命包兴将家伙送至厨房，省得小和尚来回跑。包兴闻听，急忙把家伙拿起。因不知厨房在那里，出了云堂小院，来至禅院，只见几个年轻的妇女花枝招展，携手嘻笑，说道：“西边云堂小院住下客了，咱们往后边去罢。”包兴无处可躲，只得退回，容他们过去，才将家伙找着厨房送去，急忙回至屋内，告知包公，恐此庙不大安静。

正说话间，只见小和尚左手拿一只灯，右手提一壶茶，走进来贼眉贼眼，将灯放下，又将茶壶放在桌上，两只贼眼东瞧西看，连话也不说，回头就走。包兴一见，连说：“不好！这是个贼庙！”急来外边看时，山门已经倒锁了，又看别处竟无出路，急忙跑回。包公尚可自主，包兴张口结舌说：“三爷，咱们快想出路才好。”包公道：“门已关锁，又无别路可出，往哪里走？”包兴着急，道：“现有桌椅，待小人搬至墙边，公子赶紧跳墙逃生。等凶僧来时，小人与他拼命。”包公道：“我自小儿不会登梯爬高。若是墙可跳，你赶紧逃生，回家报信，也好报仇。”包兴哭道：“三官人说那里话来，

小人至死，再也离不了相公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主仆二人索性死在一处。等那僧人到来再作道理，只好听命由天罢了。”包公将椅子挪在中间门口，端然正坐。包兴无物可拿，将门闩擎在手中，在包公之前，说：“他若来时，我将闩日尽力向他一杵，给他个冷不防。”两只眼直勾勾的嗔瞅着板院门。

正在凝神，忽听门外了吊吭哧一声，仿佛砍吊一般，门已开了，进来一人。包兴吓了一跳，门栓已然落地，浑身乱抖，堆缩在一处。只见那人浑身是青，却是夜行打扮。包公细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白日在饭店遇见的那个武生。包公猛然省悟，他与道人有晚间再见一语，此人必是侠客。

原来列位不知，白日饭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庙中的。皆因法本、法明二人抢掠妇女，老和尚嗔责。二人不服，将老僧杀了。道人惟恐牵连，又要与老和尚报仇，因此告至当官。不想凶僧有钱，常与书吏差役人等接交，买嘱通了，竟将道人重责二十大板，作为诬告良人，逐出境外。道人冤屈无处可伸，来到林中欲寻自尽，恰遇展爷行到此间，将他救下，问得明白，叫他在饭店等候。他却暗暗采访实在，方赶到饭店之内，赠了道人银两。不想遇见包公，同饮多时，他便告辞先行，回到旅店歇息。至天交初鼓，改扮行装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来至庙中，从外越墙而入，悄悄地行藏，飞至宝阁。只见阁内有两个凶僧，旁列四五个妇女，正在饮酒作乐，又听人说：“云堂小院那个举子，等到三更时分再去下手不迟。”展爷闻听，暗道：“我何不先救好人，后杀凶僧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。”因此来到云堂小院，用巨阙宝剑削去了吊铁环，进来看时，不料就是包公。真是主仆五行有救。展爷上前拉住包公，携了包兴道：“尊兄随我来。”出了小院，从傍边角门来至后墙，打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索来，系在包公腰间，自己提了绳头，翻身一跃上了墙头，骑马势蹲住，将手轻轻一提，便将包公提在墙上，悄悄附耳说道：“尊兄下去时，便将绳子解开，待我再救尊管。”说罢，向下一放。包公两脚落地，急忙解开绳索，展爷提将上去，又将包兴救出，向外低声说道：“你主仆二人就此逃走去罢。”只见身形一晃，就不见了。

包兴搀扶着包公那敢消停，深一步，浅一步，往前没命的好跑。好容易奔到一个村头，天已五鼓，远远有一灯光。包兴说：“好了！有人家了。咱们暂且歇息歇息，等到天明再走不迟。”急忙上前叫门。柴扉开处，里面

走出一个老者来，问是何人。包兴道：“因我二人贪赶路程，起得早了，辨不出路径，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俟天明便行。”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，又看了包兴是个书童打扮，却无行李，只当是近处的，便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到里面坐。”

主仆二人来至屋中，原来是连舍三间，两明一暗。明间安一磨盘，并方屉罗桶等物，却是卖豆腐生理。那边有小小土炕，让包公坐下。包兴问道：“老人家贵姓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孟，还有老伴，并无儿女，以卖豆腐为生。”包兴道：“老人家，有热水讨一杯吃。”老者道：“我这里有现成的豆腐浆儿，是刚出锅的。”包兴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孟老道：“待我拿个灯儿，与你们盛浆。”说罢，在壁子里拿出一个三条腿的桌子放在炕上，又用土坯将那条腿儿支好。掀开旧布帘子，进里屋内，拿出一个黄土泥的蜡台。又在席篓子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一只半截的蜡来，向油灯点着，安放在小桌上。包兴一傍道：“小村中竟有胳膊粗的大蜡。”细看时，影影绰绰，原来是绿的，上面尚有“冥路”二字，方才明白是吊祭用过，孟老得来，舍不得点，预备待客的。只见孟老从锅台上拿了一个黄砂碗，用水洗净，盛了一碗白亮亮、热腾腾的浆递与包兴。包兴捧与包公喝时，其香甜无比。包兴在傍看着，馋的好不难受。只见孟老又盛一碗递与包兴。包兴连忙接过，如饮甘露一般。他主仆劳碌了一夜，又受惊恐，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，喝这豆腐浆不亚如饮玉液琼浆。不多时，大豆腐得了。孟老化了盐水，又与每人盛了一碗。真是饥渴之下，吃下去肚内暖烘烘的，好生快活。又与孟老闲谈，问明路途，方知离三元镇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遥。

正在叙话之间，忽见火光冲天。孟老出院看时，只看东南角上一片红光，按方向好似金龙寺内走火。包公同包兴也到院中看望，心内料定必是侠士所为，只得问孟老：“这是何处走火？”孟老道：“二位不知，这金龙寺自老和尚没后，留下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，时常谋杀人命，抢掠妇女。他比杀人放火的强盗还利害呢！不想他也有今日！”说话之间，又进屋内。歇了多时，只听鸡鸣茅店，催客前行。主仆二人深深致谢了孟老，改日再来酬报。孟老道：“些小微意，何劳齿及。”送至柴扉，又指引了路径：“出了村口，过了树林，便是三元镇的大路了。”包兴道：“多承指引了。”

主仆执手告别，出了村口，竟奔树林而来。又无行李马匹，连盘川银

两俱已失落。包公却不着意,觉得两腿酸痛,步履艰难,只得一步推一步,往前款款行走。爷儿两个一壁走着,说着话。包公道:“从此到京尚有几天路程,似这等走法,不知道多久才到京中?况且又无盘川,这便如何是好?”包兴听了此言,又见相公形景可惨,恐怕愁出病来,只得要撒谎安慰,便道:“这也无妨。只要到了三元镇,我那里有个舅舅,向他借些盘川,再叫他备办一头驴子与相公骑坐,小人步下跟随,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,焉有不到京师之理?”包公道:“若是如此,甚好了。只是难为了你了。”包兴道:“这有甚么要紧。咱们走路,仿佛闲游一般,包管就生出乐趣,也就不觉苦了。”这虽是包兴宽慰他主人,却是至理。

主仆就说着话儿,不知不觉,已离三元镇不远了。看看天气已有将午,包兴暗暗打算:“真是,我那里有舅舅?已到镇上,且同公子吃饭,先从我身上卖起。混一时是一时,只不叫相公愁烦便了。”一时来到镇上,只见人烟稠密,铺户繁杂。包兴不找那南北碗菜应时小卖的大馆,单找那家常便饭的二荤铺,说:“相公,咱爷儿俩在此吃饭罢。”包公却分不出那是贵贱,只不过吃饭而已。

主仆二人来到铺内,虽是二荤铺,俱是连脊的高楼。包兴引着包公上楼,拣了个干净座儿,包公上座,包兴仍是下边打横。跑堂的过来放下杯筷,也有两碟小菜,要了随便的酒饭。登时间,主仆饱餐已毕,包兴立起身来,向包公悄悄的道:“相公在此等候别动,小人去找找舅舅就来。”包公点头。

包兴下楼出了铺子,只见镇上热闹非常,先抬头认准了饭铺字号,却是望春楼,这才迈步。原打算来找当铺。到了暗处,将自己内里青绸夹袍蛇退皮脱下来,暂当几串铜钱,雇上一头驴,就说是舅舅处借来的,且混上两天再作道理。不想四五里地长街,南北一直,再没有一个当铺。及至问人时,原有一个当铺,如今却是止当候赎了。包兴闻听,急的浑身是汗,暗暗说道:“罢咧,这便如何是好?”

正在为难,只见一簇人围绕着观看。包兴挤进去,见地下铺一张纸,上面字迹分明。忽听傍边有人倚声倚气说道:“告白……”又说:“白老四是我的朋友,为甚么告他呢?”包兴闻听,不由笑道:“不是这等,待我念来。上面是:‘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,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

迷住，倘有能治邪捉妖者，谢纹银三百两，决不食言。谨此告白。”包兴念完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。倘若事成，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。即或不成，混他两天吃喝也好。”想罢，上前。这正是：

难里巧逢机会事，急中生出智谋来。

未审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